



三才圖會

史論
史論
史論

ル 5
1111
7



門 1111
卷 7



三省邊防備覽

史論

史論

漢中之屬楚不知始自何時大約在莊王滅庸而後庸與漢川相連遂漸次為楚有也春秋時以秦穆之強不能東出則以桃林之塞陰今華與河外五城皆為晉有有以塞其衝而漢中與商於少習皆楚地直據其隘故不能出東南一步也自河西之地為秦有則可徑攻安邑華潼之塞為秦有可徑下宜陽韓魏折而入秦矣漢中商於之地為秦有蜀地入秦秦可方舟直趨丹陽鄂渚楚不支矣信哉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形勢之地不可輕以與人也

淑江嚴如煜輯
安康張鵬翔梓

明
年
月
日

巴蜀漢中之形勢爲天下重豈惟湖楚卽吳越亦倚以安
危六朝晉宋齊梁之得以相承與南宋之苟延百數十年
皆以蜀漢之爲江南有也晉旣得蜀而王濬舟師徑下石
頭齊失梁金而蕭衍韋叡直至臺城陳南唐之不守均上
游無重鎮可牽制北來諸軍者張浚稱中興形勢莫若興
元而吳玠吳璘之障蜀口保蜀卽以保江南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牧野誓師從周八國有羌鬻庸蜀
春秋書楚人巴人滅庸是巴蜀之在中國見於六經而稗
史乃有四萬八千歲與秦塞不通之說意周自東遷而後
岐豐之地悉以與秦蜀阻險自守不通朝聘而好異者遂

有鸞叢魚鳧之說寓言耶抑誕語歟

棧道之創當在秦惠王時蜀貪秦狡啖以牛能糞金蜀遣
五丁力士開道迎之旣已鑿石填塹則溪澗必用棧橋矣
漢王之國南鄭張良勸焚所過棧道示項王無東意則其
來必由棧道而棧道之先有可知供奉詩地摧山崩壯士
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非盡無據也

自漢以後中國之有事巴蜀以棧道爲正路階文陰平爲
間道而蜀所守要隘則不專在此而東道爲尤甚北道之
入蜀鄧艾由陰平間道五代郭崇韜討王衍宋王全斌俘
孟昶皆棧道也而光武命岑彭吳漢由夷陵破江關進攻

廣漢直逼成都忠武侯與張翼德一泝江一由巴州桓元子之取李勢朱齡石之克譙縱暨明廖永忠之定偽夏明昇則皆自東道良以東道之險在巴歸一帶一度夔門則距西川雖一千七八百里沿途無峻坂崇山巨川深澗為之關格也張柏按蜀志 奮得率兵拒張益德於德陽山下敗績德陽今寧遠縣也又桓侯傳 興諸葛沂流上至江州生獲嚴顏江州今巴縣也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棧道中輓輸艱難尤費之鉅者魏武定張魯以關中全力供之陽平稍阻當時即有退師意迨後再與昭烈爭漢中則漢中為魏有夏侯淵張郃等峙糧以待黃忠趙雲奮劫糧之戰焚其積聚曹師有饑餒之慮決不能久駐昭烈曰我必有漢中曹公自來無能為也蓋

先定劫糧計矣

武侯經畧中原屢從隴道出師特以自隴出秦路稍平夷可用車運然隴西之糧不能專供軍糧從漢川至隴廻迂數百里非可車運宜其以糧運不濟使已志不伸為恨也其後由褒谷出斜谷用節制之師兵差少路稍近矣然出臨大敵兵雖少必以十萬廝役亦二三萬計日食米一千二百石自褒至斜六百里分作六日程人夫挑負固為無濟即健騾馱載無雨雪阻往返需十二日騾負米一石自食料三斗千騾供一日之食一萬二千騾日運無休歇軍糧始能接濟以萬餘騾加夫役弁兵數千人日往來崎嶇

山路其勞費可勝言哉卽渭南原上民兵雜耕之事亦有難者原寬廣不踰百里種麥幾何旣濟民食豈能多贏餘以供軍糧則亦非能大有裨益因思武侯運糧有木牛流馬之制襄中棧道棧閣用趙雲王平輩忠謹慎密良將專司之其意固有在也近日木廂中所作溜子長者一百餘里有棧道遺意溜子成而圓木大概千觔者一人挽之而走棧道成一夫卽可挽米四五石棧閣爲辟風雨甜息之所牛馬則載糧糗之器上脊穹窿以覆中腹空洞以載下安小四輪作脚以防倚側溜子遇地勢低斜放木人騎木而下快於跑馬其亦流馬之意歟溜子乘山溝作之棧道

亦必緣溪河進常至襄城鷄頭關下石門之旁見西岸石壁鑿有方孔隔丈許卽鑿一石孔必當日作棧安枕木之窟棧道用順木與溜子同不能中窪兩旁作低欄檻制牛馬旁逸遇小山搬運過之進溝仍作棧自襄至斜可作棧者五百數十里關中自王國董卓李傕之亂山內荒蕪三四十年溪河兩岸樹木蒙密取木作棧無大勞費武侯籌計便運者在棧道木牛流馬不過以炫敵人耳目精意靈機通乎鬼神東坡曰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至人本妙悟後世徒妄說不第八陣圖也

地理通釋載武侯與兄瑾書曰趙子龍壞赤崖以北閣道

緣谷一百餘里其閘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可安柱云云亦可想棧閣之作法矣

李平守江州糧運不足而託言吳人有謀致武侯班師常疑江州在川東距祁山遠甚何致有關糧運今考嘉陵江之形勢而知之也嘉陵江實隴漢川東北之運道源發於隴流盛於畧由廣元下閬中則隴漢糧可順流下至川北川北糧亦可沂流而上至隴漢由閬中下南部合州至重慶古江州則川北糧可至川東川東糧亦可沂流而上至川北轉運而至隴漢武侯北定中原固近用漢川糧而川東北亦不能不資其接濟李平才幹舊臣在江州可東障孫

吳而嘉陵江上下之糧亦屬以督辦運悞而託言鄰釁此放流之罪所以甘心不怨也

武侯伐魏魏延請以五千人間道由子午谷徑襲長安考西鄉之子午谷在漢江北與西安府之子午峪相對由山路徑進至長安不過六七百里但翻山越嶺必須裹毡束馬而行時關中久爲魏有夏侯楙雖駑才長安豪傑豈無相共爲守者仲達用兵神速觀其半月而破新城則武侯之拒而不納未必非慮延之爲孟達續也

終南太白綿亘千里以界秦川漢川其中子午灑駱褒斜岡陵之陡峻澗谷之幽深洵天下奧區自黃巾擾亂山內

廢而不種叢幹幽篁斜結蟠鬱益足以助山險武侯於山
內要隘存置諸圍荷戈以守隘必一夫當關之地而旌旗
張挂長林可作疑兵助聲勢各圍兵雖不多敵常畏懼不
敢深入敵人則沿途堵截掠其輜車饑疲委頓決不能全
軍而還故忠武屯兵城固曹真五路之師不戰自退王平
扼輿勢之衝曹爽數十萬困於中途圍之爲利彰明較著
矣姜伯約乃倡散不如聚之說撤各圍兵聚之漢樂各城
俾鍾會西來之師長驅深入數百里中無一人抗拒不知
敵旣度險則銳氣彌盛客軍遠關人懷必死之心未有不
摧殘者陳餘不聽李左車扼井陘濰水成擒劉裕旣度大

峴廣固不守姜與張慕容之自撤藩籬千古一律蓋不第
陰乎無備爲疎於防維矣

晉惠帝時畧邑巴氏李特驤庠流兄弟皆材武任俠齊萬
年反關中薦饑畧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路有疾病窮乏特兄弟賑救之甚得衆心流民至漢
中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慰勞且監察之不令
入劍閣苾受流民賄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
所能賑救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
禁止趙欽反李庠等以四千騎歸欽欽委以心膂使招合
六郡壯勇萬人以斷北道欽浸忌庠斬之復用李特爲將

詔拜羅尚益州刺史督率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驤
迎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時朝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
蜀者又遣御史馬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
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屢遣閹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
納賄於尚及該尚該許之尚改令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
布在梁益為傭工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
請屯停至冬辛冉李苾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
領取其貲乃與苾白尚設關搜索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
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旬日
間至二萬人以冉苾等各擁強兵密為備與弟流分二營

繕甲治兵以待十月冉苾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伏發擊
之死者甚眾於是流民推特為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進
兵攻冉於廣漢冉敗出奔入據其郡進攻成都尚頗為特
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至次
年李流自稱益州牧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郡城流死李雄
代領其眾攻走羅尚入成都自稱成都王旋更國號為成
當特兄弟借流民至漢南謀寄食巴蜀自救不暇豈遂存
據地僭號之心哉羅尚冉苾擁雄兵數萬為流民所畏特
兄弟雖材武如待哺嬰兒絕其乳則立死耳乃李苾受賄
於前聽其入蜀羅尚悅珍獻於繼任之為將秦雍召還之

符可行賄而屢停其期首領將歸之人欲謀殺而櫻取其財既養成其勢復激之使亂貪人敗類釀西南百年之禍階罪可勝誅哉

唐文宗太和四年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先是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嫉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客不設備遂捧節登城或言絳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沒絳遂遇害募府趙存約薛祿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狀文宗以溫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止南西道

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許便宜從爭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回謁見畱以自備密與志忠謀又召牙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牙門諸軍畢集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勞問既畢令各就座因昇酒起行酒三匝未至者皆坐牙兵圍之猝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牙兵齊奮殺賊首教練使邱鑄等並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柱監軍楊叔元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流配遠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

斷號令者三斬餘並斬內一百首祭絳三十首祭王景延
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夫叛軍不誅則國威不振節度使
之去留生死皆將操之其手但此輩慮害既深探聽必精
機事不密未有不反受其害造至喪適有征蠻回之衛志
忠等亟收爲用而臨機敢決猝發於不及防造真智勇深
沉哉楊叔元首禍之人得以免死可謂失刑然姑息之過
在文宗造之不擅誅未可厚非也

唐僖宗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蜀中羅渾擊勾胡
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人應之以押牙高仁厚爲都
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至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温

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詢事得
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
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曰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
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曰僕射憫
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
書汝背皆爲歸順字遣汝歸舊業所欲誅阡能羅渾擊勾
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
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自雙流周視
塹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
也將斬大將白文現監軍求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

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橦箐以邀官軍仁厚詢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授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卽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貴寨中皆爭出降執勾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早諸寨呼噪爭出羅夫

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前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勾胡僧而副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此條本川西之事與三省邊境無涉然用賊謀爲間寬脅從之誅而元惡愈不能漏網其運籌之妙決機之神足爲邊徼有事者之法也

明正統中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縣有石叟猊重千劬通

三省邊防傳覽
隻手攜之號千劬劉倡妖言潛至房縣謀亂至天順末有石龍者號石和尚聚黨剽劫通遣其子聰約舉事集流民四萬僭稱漢王成化元年擢王恕撫治荆襄命撫寧伯朱永爲總兵官以白圭提督軍務發諸路兵討之圭等至南漳賊迎戰連破之斬通子聰及其黨苗虎等賊退保竹山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注圭督諸軍環攻賊大敗擒通及其衆二千五百餘名石龍與其黨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陷巫山大昌圭等分兵蹙之長子縛龍降餘寇平圭班師歸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鬚子名原僞稱平王與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縣內鄉諸邑流民附者百萬成化六年詔

項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至分軍列要多設旗幟金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擒又奏調永順保靖土兵合官兵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賊伏山巖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等往捕遇於竹山乘溪漲賊半渡截擊之溺死無算遂擒原洪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降八百戶山內賊再平忠與震撤兵歸然荆襄流民驅而回籍者兵撤仍還山內其衆不下數十萬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廳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都御史李實以聞帝善之命大理寺原傑出撫徭徧歷山谿

宣朝廷德意諸流民忻然附籍於是籍之用輕則定賦民
大悅擇鄖縣城置府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分設
各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又薦御史吳道宏自代鄖陽之
有撫治自傑始後赴南京兵部尚書任卒於南陽道宏循
傑矩矱加意安集山內遂救民皆德之與傑並祀曰二都
祠原傑設立州縣詳所奏處置流民疏又設湖廣行都指
揮使司都指揮一都指揮同知二都指揮僉事四都指揮
使及同知僉事常川一人統司事曰掌印一人屯田一人
經兵曰僉書統八衛九所上隸前軍都督府設鄖陽衛指
揮使司指揮使一指揮同知二指揮僉事四轄前後中左

右五千戶所正千戶五副千戶十百戶五十總旗五十小
旗五百旗軍五千名屯田八百九十七頃九畝竹山守禦
千戶所正千戶一副千戶二旗軍一千名房縣守禦千戶
所正千戶一副千戶二旗軍一千名二所不隸鄖衛而自
達於行都司吳道宏撫治鄖陽又設分守參將一員嘉靖
八年楊文政之亂撫治潘旦奏設廟川堡以百戶一員統
兵百戍其地鄖西始有屯衛隆慶二年下荆南道兼鄖襄
兵備道銜萬歷二年加撫治提督軍務銜以專征調而鄖
陽爲重鎮矣

鄖撫之設始於成化十二年壬

國朝康熙十六年裁撤明九十九人

國朝九人其著有勞績原吳二都而外如明之鄭皓戴珊黎
樊瑩王鑑孫需汪舜民王憲方良永林富潘旦胡東臯王
以旗張岳章煥孫應鼇凌翼雲王世貞徐學謨蔡復一畢
懋康蔣九儀盧象昇袁繼王永祚

國朝之徐啟元趙兆麟王來任楊懋勳數十人皆事功卓然遠
猷壯節載之汗青自設鄖撫以後興商夔巫荆襄鄖陽又
安者一百數十年間有不靖之徒無不立即撲滅明季流
賊之變則始自陝之北山張於晉豫而竄於鄖房其時鄖
撫亦移駐襄陽護衛宗藩未能專守封域然盧忠烈孤軍

奮張而屢挫強寇高象先危城堅守而能係苞桑

國朝之徐啟元於全楚皆陷獨完鄖陽楊燕石當衆叛紛乘而
奏捷房竹豈非以扼形勢之地當邊徼之衝防範易周則
窺伺不作事權既重而呼應皆靈處常處變以戰以守均
綽乎有餘裕哉

四川保寧賊藍五常拾古棄印於山中怪之未幾又得一
劍以爲瑞因名廷瑞潛煽愚民正德五年藍廷瑞與黨作
亂廷瑞自稱順天王其黨鄢本恕稱刮地王廖惠稱掃地
王擁衆十餘萬置四十八總管延蔓陝西湖廣之境陝西
漢中府之西鄉沔縣畧陽等縣皆被賊畧陽城陷扶風知

縣孫璽奉檄監修城工死之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鄆
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自荆襄東下已而惠陷通江尋復
遁去四川巡撫林俊發羅猗及石砮士兵蹙之龍灘河在
化縣嘉陵
江渡口賊大敗墜崖溺水死者無算遂擒惠廷瑞本恕
奔越漢中至西鄉大巴山俊復追敗之會朝廷令洪鍾總
制湖廣川陝軍務鍾至與俊議不合鍾下令招撫歸者萬
餘人俊別擊瀘州賊曹甫廷瑞等收集散亡陷營山縱掠
蓬劍二州勢復振鍾率兵分道進剿而俊亦平曹甫還與
鍾會賊倚山結壘揚言就撫以計緩師官軍爲七壘守之
賊旋逸去已而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湖廣兵先追

及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指揮金冕圍之屢有斬獲陝西
巡撫藍章方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
章以廷瑞本川賊不許必致死陝且受患遂令冕護之出
境廷瑞卽入川求降鍾等令至東鄉聽撫復遷延累月廷
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
間逸去世麟密白鍾鍾授方畧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恕暨
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擒送鍾斬之
餘衆悉平事在
六年有廖麻子喻思俸者逸去轉掠兩川官軍
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士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
梳軍如篦土兵如鬚七年言官劾鍾乃召還以彭澤往代

澤與總兵時源數敗賊廖麻子喻思俸皆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賊復熾澤旋軍討平之詔澤暫畱保寧鎮撫是役也藍鄙諸賊勢雖猖獗非若張李之狡悍也林俊力能辨之屢著功效鍾至與之齟齬立意主撫雖有誘擒藍鄙之勞而餘黨復熾兩川徧受其害則甚哉治亂民者未可輕議招撫爲將就完事之計也

儲在陸盧忠烈公傳言公之兵備大名也念賊在山西氛甚惡密邇畿輔躬巡屬境命山居百姓依險立寨藏貲糧器械又碓石櫛木諸禦賊之具畢備而耕牧其中平原無險則用併村法令小附大鑿溝築土垣餘一如山寨合既

布公自爲相度而時往來申警之六年賊躡入西山畿輔百姓人自爲守賊攻多死傷退無所得食大困并力掠臨洺關公帥師禦之賊逃追逐六十里斬獲無算賊至廣平聞公至卽遁去當是時賊遇公必敗所至清野饑疲不支因相戒勿犯盧公境七年擢公撫治鄖陽公之撫鄖也聞命疾至卽自蹂躪後人民稀少公招募稍集念房竹諸山綿亘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併村鄖民懲前愆後踴躍奉行人有固志始至缺餉軍情動搖公解自戴盔帶銷得百金椎牛市酒造餅餌大享軍入謝公諭曰餉雖稽行且至耳勿逸去去卽作賊矣軍士指天誓心曰自今

願有死無二無何賊犯鄖公禦之屢捷斬千七百餘人餘
賊遁山中引師追捕過巉巖峻坂輒懸網裹羶而下公奮
一呵士氣百倍賊中刀鏃及墜溪塹死者不可勝數漢南
羣賊一空鄖屹然復成巨鎮撫楚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卽
走遁其黨乞降笑領之夜潛師搗賊巢破三寨賊大奔湖
北亦無恙盧公名將功烈赫赫而在畿輔鄖陽得力在結
寨併村使我有所憑賊無可掠信乎堅壁清野爲勘定第
一要畧而疑其聚殲者之不啻夢囈也

青門先生書房令郝景春穀城令阮之鈿傳後曰明季寇
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悞於楊鶴有耀州之撫再

悞於陳奇瑜有車箱峽之撫三悞於熊文煥有穀房之撫
而賊燄燎原明事卒不可爲已善乎鄖撫戴車文疏畧曰
羅汝才詭占屯部帶刃以耕一有勃稽奪梃而起張獻忠
據邑弄兵其人豺狼萬一兩部俱動荆襄之禍不知所終
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宰獸周圍
陡二三百里內乞命理臣率鄖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
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賊不從不滅覆用
誰職其咎哉奸徒倡亂地方無賴附之焚村舍淫婦女劫
奪財貨得逞其慾罪大惡極遇庸懦大吏輒行招撫將就
了事給之撫貲予以路票造逆者得原宥而歸挾厚貲誇

耀里間不逞之徒豔而羨之聞風思動煽衆爲非其患綿延不息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雖天心仁愛魁首決無可原經畧額侯戡定三省教匪堅持定見於各著名首逆無不設法捕拏立膏斧鉞威聲震山谷以殺止殺戡定之後無敢更蓄奸謀壯猷遠謀視楊熊等相去何止天壤也哉陳奇瑜傳崇禎六年擢陳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川先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陷夔州阻險復走還楚分爲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犯金漆坪渡小河犯商

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奇瑜乃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斬賊千七百餘級越七日大破之七家溝斬千八十級總兵鄧圮功爲多已設伏納溪連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別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殺擒其賊闖王翻山虎等奇瑜上言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竄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爲嚮導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帝嘉勞之乃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郎河擒其

魁十二人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入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先是賊入蜀復自蜀入秦由陽平關奔鞏昌承疇禦之秦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會漢興窺商維當是時奇瑜以湖廣賊盡鼓行而西謂賊不足平也乃遣遊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遣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畧陽沔縣防賊西遁遣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遁自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

截賊奔逸賊見官軍四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焉峽石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山口紮石塞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僞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無邀功撓撫事諸賊未大創降非實也旣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

盧象昇傳崇禎七年賊入楚陷鄖陽六縣命象昇以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七家溝石泉壩康寧坪獅子山太平河木竹礮箐口諸處連戰皆捷斬賊五千六百有奇漢南寇幾盡是役也鄧圯爲保定總兵官七年正月以賊盡入鄖襄命圯援勦解南漳圍尋敗賊胡地冲斬闖天王九條龍草上飛抓山虎雙翼虎勦房縣竹山南漳賊戰獅子崖石漳山斬一隻虎滿天飛已擊賊洵陽七家溝連戰皆捷獲首功一千有奇進右都督

曹文詔傳崇禎八年三月曹文詔會總督洪承疇於信陽

承疇大喜卽令擊賊隨州文詔追斬賊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疇次汝州以賊盡入關中議還顧根本分命諸將扼要害檄文詔入關文詔乃馳至靈寶謁承疇以賊竄商雒聞官軍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後乃令文詔由閩鄉取山路自雒南商州直搗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遏其奔軼曰此行也道路迴遠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山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陣諸軍並進賊

敗走

鄭崇儉傳崇禎十二年正月擢鄭崇儉兵部右侍郎代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五月張獻忠反穀城羅汝才等九營皆反興安告警總理熊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鄖撫王鼐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啟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崇儉主提兵合擊乃檄副將賀人龍李國奇等軍發西安獻忠既叛大敗左良玉軍於房縣之羅猴山謀入陝崇儉率人龍國奇扼之興安賊還走興山太平處蜀楚交是時楊嗣昌已出師入文燦軍而代之矣楊嗣昌傳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張獻忠羅汝才惠登相等

八營遁鄖陽興安山間掠南漳穀城房縣竹山竹谿楊嗣昌表左良玉爲平賊將軍諸將積驕玩無鬪志於是嗣昌鞭刁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大白以徇當是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跳梁漢東嗣昌專勦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原來降獻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還良玉不從明年二月七日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獻忠於瑪瑙山大破之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其黨掃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楊友賢率衆降論功加嗣昌太子少保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敗賊水石壩四川

將張令方國安敗之干江河李國奇賀人龍等敗之寒溪寺鹽井川陝湖廣諸將畢集復連敗之黃墩木瓜溪軍聲大振汝才登相求撫獻忠持之歛兵南漳遠安間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爲川中患獻忠遁興安平利山中良玉圍而不攻賊得收散亡由興安房縣走白羊山而西與汝才等合嗣昌以羣賊合其勢復張乃由襄陽赴夷陵扼其要害

左良玉傳崇禎十三年春督師楊嗣昌薦良玉雖敗有大將才兵亦可用遂拜爲平賊將軍當是時賊分爲三四則張獻忠踞楚蜀交東則革裏眼左銀王左金玉等四營承

突隨應武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間閏正月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柵柵關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陰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安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陰西鄉入川萬一從舊路疾取平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否則走寧昌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促賊返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郢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畱劉國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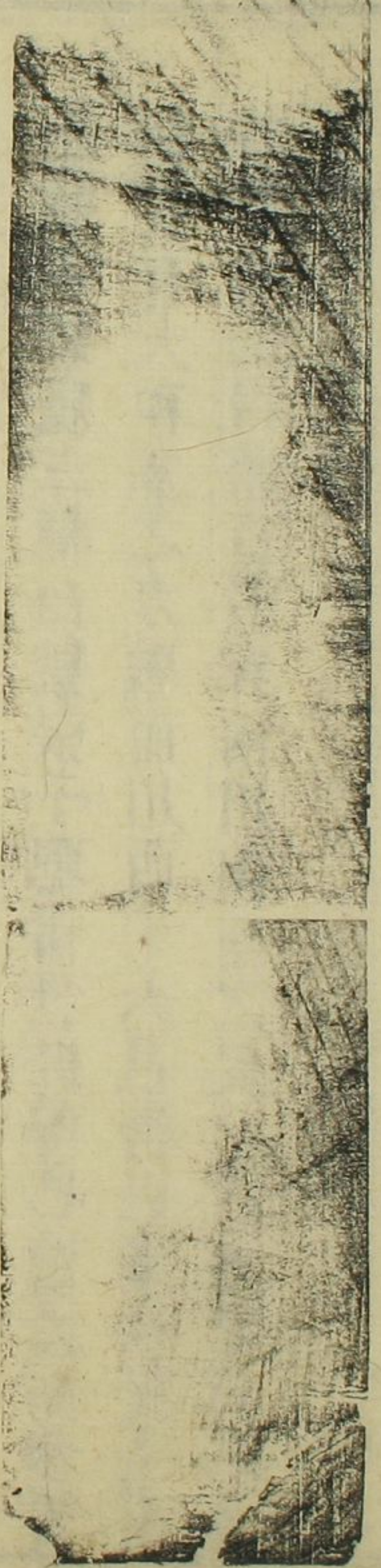
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卽駐興安兵力已薄賊
來能遏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創自然瓦解縱
折回房竹間人迹斷絕彼從何得食况鄖兵扼之於前秦
撫在紫興扼之於後勢必不得逞且寧昌歸巫險遠曹操
獻忠不相下倘窮而歸曹必內相吞其亡立見良玉已於
二月朔涉蜀界之魚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
是遂聽之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良玉駐魚溪渡未幾
總督崇儉引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將據
之良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
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已當其二秦

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力
戰久之賊大潰墜崖間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斬掃地
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
入興山歸州之山中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聞加太子少
保四月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
圍而不攻久之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與羅汝才合
七月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

明末辦賊諸人悞於撫者一在陳奇瑜左右受賄致車箱
峽落檻之虎得以從容逸去而闖賊不可復制一在熊文
燦疎房穀之防維致十三營待哺之嬰兒得以操縱自如

而西賊遂至猖獗失策不待言矣用勦之失則莫甚於楊
嗣昌之縱賊入川賊之竄伏長林深谷搜捕固需時日然
賊在長林深谷則我可扼險以守之出奇以攻之且山內
之民耐勞習險其結寨併村能以自守而把卡堵隘亦足
以助官軍之聲勢若賊至平原則不見兵革之村莊聞風
膽碎奔竄不暇詎能自固而平原千里賊之往來飄忽者
四處可以擾亂官軍雖健從何處堵截自來賊之擾平原
較起山內者甚定爲更難以張賊百戰之雄而縱之竄蜀
直狼入羊羣矣旣入蜀則好亂之衆附從必多藉其資以
回掃三楚孤軍尚能支哉故自西賊入蜀下楚闖賊擾豫

破秦土崩之勢已成決不能以復振是勦賊諸人之失又
在不能蹙賊入山而楊嗣昌則尤失策之甚者嘉慶年間
平定三省亂民齊王氏突出峪口經畧額侯有整屋之捷
而賊不敢窺三輔白號張子聰雷世旺等已渡潼河參贊
德侯有大和寨之力戰而川西十六邑得以晏然無驚兩
將軍可云得勝算者宜兩川山南之民尸祝而巷祀之也



三省邊防備覽

史論續

安康張鵬猗輯

史論

鵬猗曰紀事一門原本無之似不便另列故采近代數十段附於史論之後

宋張福興元軍士也武定十九年與其黨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為號陷利州大掠果閬乃以安丙為宣撫使丙至築長圍困其眾絕樵汲福窮蹙請降械送京誅簡等一千餘人賊黨悉平 四川舊志

明洪武三十年川陝寇發勢甚猖獗上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後河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四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脇從者勿治上可之 明紀

憲宗成化元年鄖西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鳳苗虎等為羽翼眾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為署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禦世法錄

四年秋七月流賊蜂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錫兒蒲城王彪各聚眾劫掠鋒甚銳陝西巡撫馬文升以計翦除之紀事本末

趙鐸德陽縣人天順中妖僧悞昇等聚黨肆掠鐸因之設謀主號召數千人自稱趙王都督僉事何洪都指揮劉雄楊瑛皆戰沒朝廷遣官招降已而復叛成化元年巡撫汪

活用綿竹義士王志恭策遣軍助之大破鐸眾追至江油縣擒斬之四川舊志

劉烈眉州人正德四年匿保寧山中為盜自稱舉人嘗劫漢中鞏昌還詐傳已死所至人相驚他盜多竊烈名字官軍圖其形捕之懸重購至二千金終不得烈死藍五起後錄藍五即廷瑞

藍廷瑞營山人正德三年與湖廣崔蓬頭及大寧竈丁鄢本恕廖惠等聚眾圍大寧縣令李睦斬蓬頭廷瑞率餘黨攻巴縣尋劫營山殺僉事王源巡撫林俊招之降而總制洪鐘邀殺廷瑞本恕等林俊致仕去廖惠復屠劔門陷利

州梁山等處尋亦受撫被殺同時保寧賊劉烈江津賊曹甫方四麻六兒等亦相繼劫掠官軍先後討平之四川舊志保寧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鄆本恕自稱刮地王其黨廖惠稱掃地王衆十萬餘置四十八總管延蔓陝西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荆襄東下巡撫林俊乃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黃瓚僉事錢朝鳳等遁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亦遁俊益發獬狔及石砮土兵助朝鳳進勦參議公勉仁亦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獬狔奮擊之擒斬八百餘人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之獲惠餘衆奔陝西西鄉明史

正德四年蒼溪賊鄆本恕等糾諸饑寒謀聚爲鴉未及期年衆盈十萬髡首漆足文身朱額緣越山谿入漢中屠戮畧陽西鄉沔利城亦不守殺守令燔屋廬劫婦女杜道路朝廷屢發師旅征討而賊皆驅所掠之饑民委之殺人盈野費財空帑不能救藥廷議起卽墨藍公巡撫陝西會總制卿洪公及荆蜀巡撫諸公戮力同心諸魁梟首於是諸賊膽懾漢中乃又比公退長安餘孽曹甫續叛江津公再領師入漢威德昭臨甫懼奔蜀黨與大解所降男女萬有二千築京觀於金寶刹而歸呂涇野集時方四流入貴州與別賊任鬍子喻老人合至萬人已陷

婺川龍泉坪焚烏江屯寨廷瑞趨江油將與之通官軍遏之還漢中值洪鍾與俊督大兵追勦而永順土舍彭世麟進圍之陝西界上會食竭賊出告世麟請還川聽撫世麟以告俊未應陝撫藍章在軍中遽令世麟護賊出陝境唯唯賊易之臨撫不至約曰待之東鄉金寶寺當至屆期復不至及至依山爲營廷瑞本怨居營中不出見第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安插或臨江市駐其衆當出見鍾許諾未幾復曰請以官爲質而後見鍾遣漢中通判葉賢質賊營本怨至見畢去然後廷瑞陽陽來請見見則肆甚見畢逕去且降且劫翼日劫松樹壩官軍見不平殺劫者賊遂

殺賢而焚其屍

後鑿錄

賊黨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世麟世麟密白鍾鍾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怨暨其黨王金珠等咸來會伏發遂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衆驚變渡河鍾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未幾廖麻子及曹甫掠營山蓬州七年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馬昊何珊等合擊之賊勢蹙鍾乃議招撫敏以單騎詣甫營甫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而麻子忿甫背己殺之

明史

廖惠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士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篋土兵如鬚

明綱目

方四合任鬍子麻六兒寇綦江官軍敗之追至東鄉搖襁
 壩又敗之賊乃從貴州還寇四川而廖麻子與之合林俊
 遣降賊周大富招之不得乃統副使李鉞督諸將分兵為
 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進聚襲賊殺任鬍子追奔三十里
 斬首千級生擒方四妻妾翼日賊還擊奪妻妾去遁思南
 境上 後鑿錄

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督川陝諸軍討賊澤偕總兵官時
 源數敗賊部將閻勳追擒廖麻子於劍州喻思倖竄通巴
 間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卒就擒澤遂移漢中 明史

按鄆藍餘黨有周天星等又嘉靖間有傳習白蓮邪教
 之江津人周嘉大足人蔡伯貫田統等皆妖妄嘯聚於

卽撲滅者也

張獻忠延安鎮柳樹澗人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
 髯勁果俠軍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明崇禎三年陝西
 大祿平涼延綏間赤地千里獻忠與李自成俱反同時倡
 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允小紅狼一丈青龍
 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孟良曹操劉六等名目甚眾
 督撫討之不克甲戌二月獻賊自楚犯蜀陷夔州府及大
 寧大昌開縣新寧至梁山邑中書涂原集鄉勇擊走之退
 入巴州為川兵所破攻太平石碛女土司秦良玉將兵至
 夔賊聞之棄城走掠保寧犯廣元圍七晝夜城上發礮石

擊之遂遁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于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眾建藩輔若置繡錯數年以來踏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于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費徇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闖姚黃時姚黃賊初起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于夔門劔關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彝庚黑水陽平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蘭會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蘭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

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與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于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踰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饑民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夷目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外振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王不能用吳江南人才薙濶達有謀畧後狗難于蜀丁丑五月

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十月初三日自成復同混天星過天星等破漢中之寧羌州分其軍爲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攻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結七十營于烏龍山鎮臣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破劍州知州徐尙卿自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綿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賊至綿州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潰抄綿竹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繫囚逃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寧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典史潘夢科

不屈死賊圍成都二十日戊寅春正月總督洪承疇帥師大敗賊於梓潼賊還走陝西己卯秋八月獻忠復自興安寇蜀屯於大巴山分水嶺又從義浪走沙子嶺以窺合江從鹿耳坡走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緜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歿於陣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鋤破賊於三尖峰又破之於黑水河獻忠羅汝才分其軍一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一自合江之萬家坡入楚冬十有二月羅汝才入巫山爲石碛女土官秦良玉所扼遂犯夔州庚午五月良玉邀之於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

追敗於留馬埡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敗之于譚家坪又大破之於仙寺嶺奪汝才大燾擒其渠副塌天等六人賊走大寧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嗣昌楚人不欲賊騎蹂楚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棄涪萬松雅之間以啗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開凡蜀兵之强者輒調之以飾他備巡撫邵捷春麾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合甲矢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殺我也爭之不能得移秦

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拔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遜之請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智愚皆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九月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令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

忠勇善戰軍中號神弩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
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口若
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項以破石砧軍亦敗良玉單騎見
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兵可二萬我自餽其半半
餽之官足破賊土官家調兵用一箸一箒者最急箸以能
飯者畢至帚則掃境盡出也捷春見嗣昌與已不相能而
蜀無見糧嗣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不用自收其兵扼
梁山又爲降卒所紿盡新募軍二萬人深入萬山中遇賊
全軍覆沒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賊屠綿州捷春歸成都
賊趨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與戰大

敗之於東瓜 厓殺其渠魁曰曹四賊因偃旗鼓疾走成都
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賊夜穴城
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
人迺遁十一月逮邵捷春論死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
瓊死之辛巳春正月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
敗績秦將劉士杰遊擊郭開力戰死之賊遂東下三月楊
嗣昌引兵還楚至荊州之沙市自殺甲申崇禎十七年
大清順治改元
正月獻賊復自楚寇蜀陷夔州府秦良玉馳援眾寡不敵
敗走賊遂掠萬縣梁山至忠州秦將曾英率水師迎之用
火攻燒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英還守涪州賊悉眾屯

忠州葫蘆壩選健卒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劉鱗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至榮貴望風先遁英接戰而進賊追至望州關斫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鱗長走川南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關南兵備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指揮顧景俱遇害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先自漢中奔蜀關南道陳白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王來駐重慶城陷被執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關費必厚給貲使早歸其死也乘白氣由門而没人謂之兵

解士奇字平人福建漳浦進士崇禎十五年來撫川緣劾候代賊既入夔將吏謂公曰卸事撫軍可以去矣曰大臣與國同休戚我現在川若去何以對君父義與封疆共存亡耳城陷不屈死行儉字質行江南宜興進士賊縛於演武場大罵不絕賊齶之錫字古出江西新建進士被執慷慨激烈與士奇俱受五毒磔死景聞城陷入王府以己所乘馬乘王鞭而走遇賊呼曰寧殺我無犯帝子賊戍王景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萬餘人是日天大雷電晝晦獻怒架飛礮向天擊之天復霽時重慶軍士尚存三萬七千餘人賊盡斷其臂而縱之賊分兵肆掠至合州諸生董克治

傾家貲募勇壯殺賊賊大至遇於長安坪與戰不勝退據
 洞中月餘賊鑿山梯礮舉火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風義
 至死無一降賊者時比之田橫云入永川邑人蔣世銓集
 義勇二百人櫻城固守城破力戰死錦里
 崇禎元年冬十一月漢南賊四百餘人自汧陽兩當薄畧
 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畧陽漢中等處白水賊合山西逃
 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粹被兵人無固
 志陝西巡撫胡廷宴惡聞盜警杖報者曰此饑民也掠至
 明春後自安定耳於是各縣不敢復以盜聞盜偵知之益
 恣明史

三年流賊常義張板子率眾數千據陽平圖寧沔漢中劉
 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官分巡關南道率兵堵禦佯以
 撫餌潛遣游擊解文英以銳兵襲其壘賊驚潰殲其黨宥
 二弟以示寬王堯民劉公
 七年正月辛丑陝賊陷洵陽逼興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
 興安賊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台固守興安洪承
 疇赴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賊南破鳳縣入四川
 紀事
 本末
 黃中石砮司人其父俊據支羅寨劫奪後伏誅中減死充
 戍逃歸招集亡命劫奉節雲陽等縣巡撫劉自強奏請川

湖合勦川軍進午欄坪楚軍自施州衛入中為楚軍所獲
川軍破其巢穴支羅平 四川舊志

八年十二月漢中羣賊會於漢南雅黎參將羅于萃連擊
敗之窮追于午谷奪所掠子女二千口賊奔饒風關 紀事本末

九年三月賊闖王蝎子塊自興安入漢中 同上

七月孫傳庭破賊蓋屋擒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
下磔於市賊推自成為闖王九月李自成犯鳳翔漢南賊

陷褒城 二申野錄

十年春正月混天星侵軼商洛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
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民皆倚擔而立 紀事本末

獻賊餘黨偽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會英死
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為左右二
人皆英腹心舊將以勇聞一鼓克復重慶而邑紳刁化神
集土人助英共結陣塗山水陸聯進四十餘里獻聞之
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
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逆之多功城文秀大敗而還至是
大兵誅獻偽平東孫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時英守重
慶賊突至佛圖關出英不意攻之英中矢顛於渝河以沒
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
著功夔門累積至總兵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威名為賊

所憚起兵時欲屯田于重慶督師王應熊不許識者惜之
孫可望陷綦江攻畢節督師王應熊以兵禦之力不支遁
入永寧旋卒一子陽禧死亂兵中竟無後應熊巴縣人萬
曆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俱載明史順治四年丁亥春正
月孫可望等陷遵義初賊據全川惟遵義未下爲王祥所
守及獻誅可望等四僞將東走大兵追之以糧盡引還賊
遂陷遵義王祥等入保順二郡樊一蘅復駐兵江上爲收
蜀計上書永明王王以爲戶兵二部尙書加太子太傅諸
將祥等進爵有差時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袁韜
據重慶譚誼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字城侯天錫

據永寧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
曹勛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
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署置官于是全川
盡附永明王先是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黨劫掠
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葛徵奇郡守王行儉巴令王
錫營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
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賊奔脫他徙而沔人
袁韜因姦嬖事發逃投響馬賊馬潮呼九思等繼踵姚黃
日肆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部各地方殺老
幼擄精壯掘墓開墳生死均受其害數年間烏合愈眾分

爲十二大隊時歲饑賊以人爲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于遂寧之曠虛壩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樊一蘅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及夔州譚文譚誼譚宏巫山劉體純酆城胡明道金城姚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者其王有進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眾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之徒偕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東北四五十州縣大受毒害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撻衙蠹爲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眾擒

之或投諸水或昇諸火甚則齧食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建寨柵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爲糧其惡殆與獻等是時遺民畏土暴子甚于流賊也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精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又鬼魅白晝現形與人爭道夜則聚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倘有覺者卽呼可活少頃難救抹臉魔者黃昏時抹人面皮忽自脫裂不知所之二物來時形影糝糊死者甚眾夢魂魔尙可趕逐抹

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最難防備又遭亂既久城中雜
 樹蒼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虎羣
 聚為寨利刃不能攻為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魍魎饕餮
 然穿屋顛踰城樓而下攫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
 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
 一縣之人俱被殘者種種孽氛皆兵火慘殺之流毒也初
 闖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寧門其子來亨代領其眾
 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而先潰出關之郝搖旗名
 忠 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共依結之時獻黨雖盡永忠等尚
 據巴東康熙元年壬寅冬十二月我總督李國英奉

日統秦豫廣三省兵將會四川進勦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國英
 兵至夔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
 耳山宗第遁入深箐諸將謂宜速追國英曰賊之羸誘我
 也因屯大昌下度宗第食盡兵疲乃督諸將攀藤而上直
 攻茶園坪宗第敗走巴東二月師次巫山聞賊眾復謀來
 襲國英曰巫地低凹不便馳驟宜堅壁以待于是深溝堅
 壘具砲石城下樹梅花椿椿外挑品字坑又於城外高處
 立蔽樓以防偵探具甫備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眾直薄
 城下攻圍甚急卒不得進我兵乘其銳盡於九月初七日
 鼓勵鎮將突衝賊營斬首數千體純等敗走適陝西會勦

兵至陳家坡奪老木空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
 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
 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險絕康熙三年閏六月
 初九日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八月初
 六日焚其妻子自縊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寶王光興俱
 納款投誠至是闖孽之在蜀所謂山中寇者悉盡全蜀收
 入版圖蜀人始獲享

昇平之福矣

錦里新編

譚宏萬縣人十三家之一見勢不支遂投誠後復附吳逆
 屢順屢叛將軍噶爾漢克雲陽宏已死執其子斬之四川舊志

孟喬芳傳順治二年以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鎮務駐
 西安是年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孫守法嘯聚興安
 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羣盜米國珍等叛
 服不常喬芳遣諸將陳德任珍等往來馳突賊退追北至
 永壽促之漢中三年喬芳既定固原十一月遣任珍陳德
 等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
 山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
 擒米國珍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又按王漁洋撰喬芳神
 道碑順治十年九月喬芳遣興漢總兵趙光瑞討孫守金
 於紫洞山擒之紫陽志作板廠山十年條奏省兵謂逆孽以次削

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地連三省應照舊額至如漢羌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隸興安鎮餘兵撥防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均

報可

興安府志

白如梅傳康熙元年以兵部尚書出督陝西時鄖寇猖獗秦豫三省會勦興安與鄖接壤轉輸不給如梅請軍至楚地卽需楚餉秦運以白土關爲界立

報可

又詳列擾民十害飭行所屬並勒石垂示

同上

哈占傳康熙十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督川陝值吳逆倡亂黔蜀雲擾占從容指畫三秦晏然十八年夏五月賊將王

屏藩據漢中冬十月大兵三路進取漢興奮威將軍王進寶出寶雞振武將軍鄂克濟哈勇略將軍趙良棟出略陽占與撫遠大將軍圖海出大峪遂進駐舊縣關以待濟師會牒報進寶兵已克武關占謀於大將軍曰武關已拔中路兵可直搗漢中若下興安諸處可傳檄而定也何老師爲哉遂鼓行至鎮安復進攻兩河關克之長驅搗興安抵漢中與進寶兵會

同上

康熙十四年正月大將軍貝勒洞鄂等奏興安官兵以總兵官王懷忠尅餉苛虐共殺懷忠四月己酉奏興安遊擊王可成復叛十八年十二月大將軍公圖海等奏復興安

諸處平定三逆方略

圖海傳康熙十五年王輔臣叛據平涼以海爲撫遠大將軍討之海勦撫并用平涼以寧十八年賊將王屏藩據漢中十月

土師進取與漢海從大峪進薄鎮安賊方據兩河關關去鎮安百里時河橋未就有司無以應海卽軍中選進兵禦敵餘悉令伐木山中一夕浮梁成我師畢渡會風雲大作燕嶺龍川一帶賊恃險不設守海大喜曰此李愬入蔡州時也立遣奇兵從間道走兩河關後乘高急攻下之轉戰而前與奮威將軍王進寶兵會漢中全秦自此無警

與安府志

嘉慶元年十一月奸民翁祿玉林開泰起於大小米谿胡知和廖明萬李九萬起於汝洞二河

命陝甘總督宜綿陝西巡撫秦承恩率兵勦之是月擒翁祿玉等於大小米谿殲斃胡知和等於汝洞二河

與安府志

嘉慶元年奸民起於恆口鋪北手扳厓梅子鋪南五堰河謀中秋望日劫掠恆口鎮鎮士稟官團勇乘其未熾而撲滅之

同上

嘉慶元年十一月奸民馮得仕起於將軍山王可秀成自知起於安嶺當逆焰肆熾時賊之屯於安嶺者其營壘帳房城中皆可望見提督柯藩衝堅擒馘一戰而安嶺平再

戰二日一夜而將軍山破民慶更生咸謂其功不可沒也
同上

三年經畧額勒登保追殺匪傍安康北山而西賊忽自西
從大路而東四月賊目徐添德高均德二股在漢陰焚掠
陝甘總督宜綿隨派延綏鎮總兵關騰寧羌營遊擊游棟
雲領陝安官兵五百餘名往撲至越嶺關則賊鋒已及雙
乳舖卽於嶺巔掘濠築壘遏其東竄分布鄉勇聯絡聲勢
初七日賊二萬餘突至四面蜂擁狂焰所及各卡皆逃惟
派征官兵嚴備以待隨機應變相持二日夜銃炮矢石迸
發斃賊無算旣不得逞遂仍西遁越嶺以東民得安堵是

役也我兵僅損一人王友德云

督府行轅捷鈔

五年四月經畧大臣額勒登保官兵殲藍號賊首劉允恭
於洵陽大棕谿五月殲黃號賊首龐洪勝於漢陰驪石板
溝六年四月洵陽縣裕欣寨民擒獲通江藍號冉文儔之
餘黨賊首陳朝觀十月永綏鎮總兵官豐紳生擒襄陽白
號賊首高見奇於紫陽之三仙寨十一月叅贊大臣德楞
泰殲斃太平黃號首逆龍紹周於平利縣之盤龍山七年
十一月經畧大臣額勒登保生擒賊首陳文海於紫陽之
鐵鑪壩宋應伏於仙人灣殲斃姚興祖於龍頭山
十一年七月八日寧陝兵譚有從逆者陝安總鎮王兆夢

平定教
匪紀事

聞之率兵駐於石泉而單騎往安輯其不甘從逆之眾既
撫定聞叛匪已破洋縣卽率師會撫提於城固旣而知兇
黨畏兵力之厚且將避鋒而東犯八月六日率師登舟晡
時遂至石泉城中士民果以無兵空城渡水避於南山矣
卽以載兵之舟宵濟逃者俾返其居增埤築壘越二日而
賊已蜂至憑城邀擊矢石迸發賊救死扶傷不給因復西
竄漢陰以西實賴茲役無驚焉事詳藝文

興安府志

乾隆六十年冬白蓮教匪首逆劉之協令其黨於湖北河
南陝西四川等州縣往來煽惑傳教作亂嘉慶元年九月
四川達州奸民徐添德與其弟徐添壽及王登廷張泳壽

趙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陳侍學作亂於亭子舖東鄉縣
奸民王三槐冷添祿與張子聰夷向瑤符日明劉朝選湯
思蛟張簡作亂於達州之豐城其時四川官兵半調赴湖
南苗疆惟署四川總督侍郎英善率在川官兵及鄉勇勦
之十月徐添德之弟徐添富率亂於太平之城口川北道
李鉞太平營都司謝開先擒斬之十二月

上命四川成都將軍觀成自湖北回川協勦川匪

以下均錄平定教匪紀事

十二月四川巴州奸民羅其清與弟其書及苟文明鮮大
川作亂於方山坪通江縣則有冉文儔與其姪添元添泗
及王上虎陳朝觀李彬楊步青蒲添寶景英作亂於王家

三晉邊防備覽
三
寨太平縣則有龍紹周徐萬富龔建唐大信王國賢作亂
於南津關達州首逆徐添德東鄉首逆王三槐冷添祿等
陷東鄉

命陝甘總督宜綿率師入川總統軍務

二年二月陝甘總督總統宜綿攻破太平南津關遂至東
鄉與署西川總督侍郎英善成都將軍觀成克復縣治首
逆徐添德王三槐冷添祿退踞金鷲寺時湖南苗疆平竣
命署廣州將軍襄勇伯明亮署領侍衛內大臣子爵德楞額人
川與總統宜綿會兵攻金鷲寺徐王等逆又踞重石子香
鑪坪署四川總督侍郎英善調署陝甘總督以總統宜綿

兼署四川總督令重慶總兵官百祥攻冉文儔於通江縣
之王家寨賊率眾遁入巴州之方山坪與羅其清合總兵
官百祥領兵勇勦之

四月大寧縣奸民陳崇德作亂於老木園四川將軍觀成
分兵勦之於時賊以青黃藍白等號爲記又設掌櫃元帥
先鋒總兵千總等僞號四川則達州首逆徐添德稱達州
青號徐添壽王登廷張泳壽趙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陳
侍學附之東鄉首逆王三槐冷添祿稱東鄉白號張子聰
庚向瑤符日明劉朝選湯思蛟張簡附之太平首逆龍紹
周稱太平黃號龔建唐大信徐萬富王國賢唐明萬賴飛

隴附之巴州首逆羅其清稱巴州白號羅其書鮮大川苟
文明附之通江首逆冉文儒稱通江藍號冉添元添泗王士
虎陳朝觀李彬楊步青蒲添寶景英附之

六月尚書總統惠齡領楚省滿漢官兵尾追齊王氏姚之
富等入川與署廣州將軍伯明亮署領侍衛內大臣子爵
德楞泰分道勦之時總統宜綿正勦方山坪之賊而齊王
氏姚之富徐添德王三槐冷添祿等從雲陽奉節一路竄
擾沿途匪逆響應雲陽有奸民林亮功稱月藍號與其姪
林定相及張長更蕭占國包正洪張長青等據開縣之白
崖山奉節則有龔文玉稱線號與弟其位及卜三聘陳得

俸等據鐵瓦寺

八月齊王氏姚之富等仍由奉節東竄楚境將軍伯明亮
署領侍衛內大臣子爵德楞泰領川兵與尚書惠齡領楚
兵水陸分追入楚白崖山之賊則以四川提督穆克登阿
與護軍統領舒亮勦之鐵瓦寺之賊則以襄陽鎮總兵官
馬瑀與太原鎮總兵官德齡勦之當齊王氏姚之富之入
楚也徐王等逆未與同行齊王氏畱其黨王光祖樊人傑
與之合從大寧縣趨太平一路與太平黃號龍紹周龔建
唐大信徐萬富王國賢等合復遣黨與勾結巴州白號羅
其清通江藍號冉文儒等下方山坪向通江縣巴州儀隴

三省邊防備覽
縣一帶滋擾至營山縣境羅其清冉文儔屯聚儀隴營山
縣境徐添德等則往來渠縣廣安州及隣水長壽大竹梁
山新寧開縣等處林亮功龔文玉等亦皆響應而襄陽藍
號張漢朝等復由陝入川
十二月調雲貴總督威勤侯勒保爲湖廣總督代宜綿爲
四川總統奉

旨白黔由敘永入川

三年正月總統勒保進兵至梁山縣時達州青號徐添德
東鄉白號王三槐雲陽月藍號林亮功奉節線號龔文玉
太平黃號龍紹周各率其黨與襄陽黃號王光祖樊人傑

俱聚於開縣之臨江市添德遣新寧人曾柳往梁山萬縣
勾結石壩山同教郭長俊伍一凱等起事以牽制我師爲
截後計勒保等籌及先勦新起之賊正月十一日師次石
壩山官兵攻克賊寨誅長俊一凱賊先遣曾柳馳報添德
來援官兵追及於彈子壩斬會柳殲斃賊匪甚夥並生擒
其脅從多人

二月總統勒保調任四川總督以河南巡撫景安爲湖廣
總督以陝西布政使倭什布爲河南巡撫

命前署陝甘總督英善以刑部侍郎來川與副都統銜福寧駐
達州籌辦後路糧餉時各匪往來川東川北居民散處裹

脅甚眾因採堅壁清野之議通行各屬令百姓焚寨屯糧

團練鄉勇以期自衛並設法招撫賊中裹脅之人

五月頭等侍衛銜觀成劉君輔勦大寧老木園之賊殲首

逆陳崇德

是月總統勒保督兵斬雲陽月藍號僞元帥林定相於梁山縣之荆竹園生擒首逆洪道人

六月東鄉白號王三槐冷添祿等據雲陽縣之安樂坪總統勒保督兵圍勦

八月官兵獲賊首王三槐於安樂坪總統勒保奉

旨晉封一等公安樂坪地方山勢險峻賊設立石卡木城拒守

勒保督同舒亮百祥富爾賽等進勦斃賊七八百名賊匪棄巢奔潰竄至安樂坪後山生擒首犯王三槐解京其助逆匪犯三百六十餘名悉數擒斬梟示

十一月尚書惠齡副都統銜額勒登保德楞泰攻破箕山生擒白號首逆羅其清并其弟其書於巴州之方山坪

四年正月初一日尚書惠齡副都統銜額勒登保德楞泰殲通江藍號賊首冉文儔於麻壩寨

正月

特授勒保爲經畧大臣節制川楚陝甘豫五省軍務

命永保以藍翎侍衛齎送經畧印信馳驛來川卽在領隊侍衛

上行走副都統銜明亮額勒登保均授副都統爲叅贊大臣分路帶兵尙書惠齡丁憂奏

旨回京守制陝甘總督宜綿亦卽

召還侍郎英善

賜四品頂戴駐藏辦事以川省糧餉專交副都統銜臨寧管理是月川省紮寨團練鄉民各能自衛

命飭各省仿照辦理

二月參贊額勒登保殲雲陽月藍號林亮功之分股賊首蕭占國及僞元帥張長更於營山縣之譚家山林亮功先於二年八月在開縣白巖山鎗斃

六月副都統銜德楞泰川北鎮總兵朱射斗殲斃林亮功之分股賊首包正洪於雲陽縣之謝家壩

六月襄陽黃號首逆王光祖爲官兵追迫走死於夔州之羊耳山時線號賊匪竄夔州守土官宣諭招撫賊中裹脅之人相率投歸於夔州者五千餘人

七月副都統銜德楞泰生擒線號首逆龔文玉於大寧縣之瓦屋溝又擒其僞元帥龔其位於大寧之香冲及其僞千總卜三聘於巫山縣之羊溪河先是線號首逆龔文玉在夔州一路爲傳教總師以弟其位爲僞元帥卜三聘爲僞先鋒糾衆七八千人文玉與其位卜三聘龔建張添倫

辛聰等均在大寧巫山交界之八石坪屯聚德楞泰探知與朱射斗夾擊攻破賊寨殺賊八百餘名生擒賊目徐正明等六百六十餘名僞先鋒姚先廷探馬頭張宗泰棄械投順先廷發夔州安置宗泰請隨營效力告知文玉欲往徐家壩就徐添德亟追之於瓦屋溝生擒文玉探馬頭張尚國等先後斬獲賊匪一千四百餘名龔其位遁嗣經搜山弁勇於香冲擒獲並龔文玉之子及文玉之妻同時提督七十五生擒卜三聘並獲其長子卜正順及其子女四名八月又生擒太平黃號賊首龔建於開縣之火峯寨

八月

命吏部尚書魁倫來川逮經畧大臣勒保入都因徐添德一股二千餘人爲官兵驅擊奔潰竄入楚界

上以勒保經畧半年弗蕪厥功又有賊衆入楚之奏故逮問以副都統額勒登保加都統銜爲經畧大臣以副都統銜德楞泰爲參贊大臣以尚書魁倫署四川總督以內閣學士廣興副都統托津來川代副都統銜福寧接辦糧餉成都將軍慶成亦緣事解任以直隸古北口提督世襲誠謀英勇公阿廸斯爲成都將軍

五年正月經畧大臣額勒登保領兵赴甘肅以四川軍務交署總督魁倫接辦

正月十五日通江藍號冉文儔之弟偽元帥冉添元東鄉
白號冷添祿之分股偽元帥張子聰奉節線號餘黨偽先
鋒陳得俸大平黃號賊首徐萬福及青號徐添德之分股
賊首趙麻花汪瀛從定遠縣之石板沱搶渡嘉陵江於遂
寧西充蓬溪等縣肆擾荼毒居民署總督魁倫領兵由順
慶府渡江追勦川北鎮總兵官朱射斗戰死於西充縣之
高院場魁倫退守潼河成都將軍公阿廸斯四川提督七
十五先後被劾

上命參贊大臣德楞泰自陝入川前經畧大臣勒保釋罪以藍
翎侍衛爲領隊大臣馳驛赴川協勦旋奉

命署成都將軍

二月參贊大臣德楞泰由廣元入川於江油縣之馬蹄岡
先後生擒藍號偽元帥冉添元線號偽先鋒陳得俸二月
勒保以四品頂戴授四川提督參贊大臣德楞泰授成都
將軍四月署總督魁倫以潼河失守奉

旨逮問

命勒保以提督署四川總督兼辦糧餉并

命副都統托津通政司副使廣興先後回京

五月參贊德楞泰生擒偽軍師何上達於隣水之星拱橋
七月參贊大臣德楞泰總督勒保督兵殲巴州白號羅其

清之餘黨賊首鮮大川於巴州之韓家碕

七月參贊德楞泰殲偽元帥賴掌櫃偽總兵鮮中青於南江之馬掌舖

八月

授勒保爲四川總督

賜一品頂戴仍以七十五爲四川提督

七月太平縣團勇殲斃黃號賊首唐大信

七月參贊德楞泰總督勒保合兵兜剿樊張鮮苟四股賊衆殲鮮大川之叔偽先鋒鮮文炳人傑之弟偽元帥樊人聰

九月參贊大臣德楞泰總督勒保殲達州青號賊首趙麻花於雲陽縣之大水田

十月開縣團勇生擒東鄉白號偽元帥張子聰

十一月參贊大臣德楞泰總督勒保殲楚匪齊王氏之分股白號賊首楊開第於渠縣之栢林場又殲齊王氏之姪齊國謨於儀隴縣之觀音河

六年正月總督勒保擊斬張士龍生擒其偽總兵李大維及趙建功

正月襄陽黃號首逆樊人傑與太平黃號賊首徐萬富王國賢通江藍號冉添元之弟添泗及王士虎率其黨與五

六千人由寧羌州入廣元縣至南部縣之新鄭壩總督勒保領兵由達州營山截擊追斬徐萬福於碑灣寺奉

旨勒保賞戴花翎

正月二十三日總督勒保提督七十五截勦樊人傑一股賊匪劉朝選湯思蛟等尙蜂屯開縣雲陽境內勒保卽日移師川東二月初五日勦樊人傑一股賊匪於東鄉鹿坪壩

二月參贊德楞泰勒太平黃號龍紹周大股逆匪於大寧之雞心嶺殲斃生擒及解散投首四千餘名

六月總督勒保率川北鎮總兵官薛大烈生擒徐添德之

弟徐添壽於東鄉縣之石婆山

八月經畧額勒登保生擒通江藍號賊首冉添泗王士虎於通江縣之報曉埡

八月總督勒保生擒襄陽藍號偽元帥冉學勝於通江縣之盧家灣九月奉

旨勒保賞還頭品頂戴

賜二等男爵

六月總督勒保殲斃藍號賊首鮮倅先苟交通青號何子聰於東鄉縣之樊噲店

九月經畧大臣額勒登保率提督楊遇春生擒襄陽白號

賊首辛斗於南江縣之黑洞溝

七年正月經畧大臣額勒登保率參將朱槐都司余步雲生擒襄陽黃號賊首辛聰於南江縣之關門子

二月建昌道劉清率鄉勇生擒藍號冉添元之分股賊首李彬並襄陽黃號辛聰之弟辛文於南江縣之鐵廠坪奉旨劉清加按察使銜並

賞戴花翎鄉勇趙文相等除分賞銀兩外並賞戴藍翎

三月陝安鎮總兵官田朝貴斬襄陽白號首逆張添倫並賊目魏學盛陳國珠於巴州土地堡之金子寺學盛驍悍

善戰賊落後者擊以木棒賊中呼爲魏棒棒云

四月總督勒保生擒東鄉白號賊首度向瑤於古佛寺復生擒達州青號隱名之首逆鐵板道人徐添培於太平廳之沙罐場

五月總督勒保殲通江藍號李彬股內賊首楊步青於貓兒埡

六月總督勒保生擒白號冷添祿之分股賊首劉朝選及襄陽黃號伍金柱之弟伍金元於大寧縣界奉

旨晉封一等男爵

七月總督勒保率兵殲太平黃號龍紹周之餘黨僞先鋒

賴飛隴於雲陽

九月總督勒保生擒東鄉白號張子聰之餘黨賊首張簡於東鄉縣之陳家坪又擒賊首湯思蛟於芝包口雲陽月藍號林亮功股內之張長青率其黨與投誠

九月參贊大臣德楞泰擒達州青號餘黨賊首陳侍學於巫山縣之黃泡池

十一月總督勒保率遊擊羅思舉陳弼等擒太平黃號唐大信之餘黨賊首唐明萬於大寧縣之石柱坪

十二月經畧大臣額勒登保等馳報三省肅清時賊中巨慝悉就殲擒黨與亦均殄滅奉

旨經畧額勒登保晉封爲一等侯世襲罔替參贊德楞泰晉封

爲一等侯並各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韁總督勒保晉封一等伯其餘將領明亮賽冲阿楊遇春羅思舉桂涵崑臣惠齡吳熊光等酌加

懋賞

三省邊防備覽 藝文上

淑江麗如
安康張鵬翮梓

藝文

邨閣銘

依靈巖榻本中
缺字榻本所缺

蔡邕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注於道涉秋霖漉益溢深溝
濤汲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所沮
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晷行旅客嗟郡縣所苦
斯谿旣然邨閣尤甚憑巖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
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過者愕啼載乘爲下常事迎布成數千兩
遭遇隕納人物俱墮沉沒洪淵酷烈爲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於是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翁字伯都以建寧五年二月辛巳

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緩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
石門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椽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
里大橋於爾乃造校致致堅結工礪雖昔魯班亦莫擬象又醉
散關之漸深從朝陽之平慘滅西濱之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
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西業鴻功勒石示後乃
作頌曰上帝綏○降此惠君克明峻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
流若神愛民如子遐邇○均精通皓穹三納符銀所歷垂勳香
風有隣仍致瑞應豐稔年登居民以樂行人夷於慕君靡已乃
詠新詩曰析里之陬坤兌之間高山崔嵬兮水流蕩蕩地既坤
确兮與寇為隣西隴鼎峙兮東以析分或矢緒業兮至於困貧

危危累卵兮聖朝憫憐分符析壤兮乃命是君扶危救傾兮全
育子遺劬勞曰稷兮惟惠勤勤拯溺亨屯兮瘡痍是起閭闔充
庶兮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兮文翁復存鵬羽曰謂字俱照揚本
與通志校正改書側刊

漢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

鵬羽曰王升撰

惟坤靈定位川澤服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
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
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
光凡此四道堦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
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懸峻屈曲流
顛下則入冥廬寫輪淵平阿源泥常蔭蘇晏木石相距利磨确

盤臨危捨碣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邁尋弗前惡重幣狩蛇蛙毒
蠅未秋截霜稼苗天殘終年不登匱餒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
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犍爲武陽楊君
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僚咸從
者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做而晏平清涼調和
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犍爲武陽王升字
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
厥勲其辭曰君德明明燭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
杓綏億荷疆春宣聖恩秋貶若霜無偏蕩蕩貞雅以方寧靜烝
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修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

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換往卓今謀合朝情醜艱卽
安有助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升極下答坤皇自南自
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懌農夫永同春秋紀
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
度天道安危所歸勤勤竭誠榮名休麗鵬翔曰諱字俱照揭本
與通志校正改書側刊

鷄頭關下石門洞碑一

王府君造石積事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襄中鼂漢疆宇
產伯書佐西成王成字文寶主王府君閔谷道危難分置六部
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成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伯至
後遣趙誦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

格就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魏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三月十日造此○○○景元四
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
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二

漢鄯君開通褒斜道碑字跡殘缺南鄭令晏表釋云永平六年
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
斜道太守鉅鹿鄯君一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等典
工作一太守丞廣漢楊顯將○用○始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間
○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

并六十四所凡用工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三十六萬九
千八百四○○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
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京師去○○就安穩

漢中郡太守鄯君修橋格碑一百五十有九字漢明帝永平六
年刻於褒余石中其記號先巴官缺益銘一歲紹熙甲寅三月
甲子南鄭令晏表以堰事○至褒谷獲此刻於石門西南險側
斷巖中先是癸丑夏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畫始見字法奇
勁古意有餘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人起敬不
暇昔高皇帝興王漢中出散入秦道由子午塗路澀艱因秦取

蜀之石牛道開通石門史雖不書靈帝建寧五年衡官掾仇審
頌太守李翕郾閣碑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則石門
雖基於秦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五年漢中太守王升
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揚君孟文以詔書鑿通石
門則又從而廣之通幾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夷虐殘橋
梁斷絕復循子午凡十五年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
子午道復通褒斜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
平六年載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
通褒斜道太守鉅鹿郿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等
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二十三丈橋五爲道

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成數於巖壁
中去石門不百步惜乎巖傾碑斷字有○門今所鑿棧道石窾
俱存乃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郿君楊君治橋道於
六年癸亥歲而王人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以不及此橋格事
今乃遇於一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顯晦要有定數如此
郿君楊君爲民興此閣道三年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
非苦蘇封護至今必爲風雨所剝此君遐功亦磨滅矣故書碑
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袤書

劍閣銘

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勢之由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與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述既沒李氏勢
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棧道銘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
巖峭壁千里無上直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蹊猿狖相望百

三代而往蹠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復不
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慾無餘門集作原教
化無餘源集作可貿遷可親眺肇圻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
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
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集作迴翔有所不合澂結既定竅集作
同 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茲地地之竅
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
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集作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
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
有智慮以集作全元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纜以下梓人猿

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翠集作石以全力梁半控於未有斜根玉
 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蜿堅勁膠固雲橫砥
 平總庸蜀之道集作通途繞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
 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與湯躋峨峨以自若臨
 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遙集無此字達人神以集無以字會同稽禮樂
 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
 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剏代靈斯道也未始有終嗚
 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
 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
 往昔有時而無是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嗒嗒集作嗒知聖賢創

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
 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
 作乃為銘曰天覆地燾本亦備集作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
 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
 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集作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
 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刻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
 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精雖有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完以
 路墮落我營集作榮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
 怨之心勿謂斯道不當集作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
 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

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刑就加禮部尙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蹈歡呼願建碑記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寇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阻兵因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地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

栗亭川踰寶井壑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運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繇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日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工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奮錡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旣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扑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旣會旣遠澹爲安流烝徒謳

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成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兵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力而百役以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俱舉惟公和坦直方廉毅信讓敦尙儒學抑損貴倖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

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嘆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彰彰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碣工勒石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白水路記

雷簡夫

至和三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荷池驛至長舉驛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報卽預畫材費以待其可明年春選興州巡轄馬遞舖殿直橋達領橋閣並郵兵五十餘人因山伐木積於路處遂藉其人用訖是役又請知興安軍事虞部員外

郎劉拱總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爲具命僉署興安判官太子中舍李良佑權知長舉縣事順政縣令商應程度遠近接視險易同督斯衆知鳳州荷池縣事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卽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秋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諸工告畢作閘道三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網院三百八十三間減舊三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六人騎歲省驛廩鋪糧五十石畜草一萬圍放執事役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李遷東川路今轉運使工部郎中田諒至審其績狀可成故喜猶已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祐二年三月田以狀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仲春與

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朝廷旌虞卿令圖之勞用勸來者又拱之總役應用良佑應之按視修創達之採造監領皆有著效亦乞陞擢至於軍士十長而下並望賜與以慰遠心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元年嘗通此路蓋青泥土豪輩啣啣巧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客邸酒壚爲棄物矣浮食遊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常爭半分之利或睚眦相抵遲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一官之貴願肯默默耶造作百端理固然耳嚮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者不惑於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昔以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卽安寬民省費斯利害斷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耶而

後之人見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記

魚復扞關銘

李 璽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庸蜀地漢孝武改梁曰益梁州總八郡梁之為言強也益之為言阨也此昔聖賢察其風俗按其形勢而為之名也故其人則強毅清敏嗜義負勇其地則山屏水塹險介重阻沃塹叢值幅員萬里北以劍門為限東以魚復為守此二物者蜀之襟喉屬關也戰國交侵楚肅四年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以魚復設尉治更漢損尉而關如故陳漢志扞關不言都尉則治與此小異秦張儀說楚謂下水而浮不十日而距扞關蜀

李雄說公孫述謂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皆指此魏酈道元注

水經謂扞關乃廩君所置唐章懷注范史謂關故基在夷陵巴

山縣巴山縣自唐天寶八年為巴山郡界在陝州西南五十里之外二說皆非也蓋魚復之有

關尚矣無事則嚴封域察奸軼有急則掘險要扞凌暴有國者

所宜致謹也雖然嘗考諸古劍門以漢中武都為屏蔽失漢中

武都則劍關不足賴矣魚復以秭歸夷陵為保障失秭歸夷陵

則魚復不可恃矣考秦以下以迄本朝舉兵定蜀者凡十有三

唯秦司馬錯漢之來歙魏之鄧艾鍾會苻秦之楊安後魏之尉

遲迥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後唐之郭崇韜本朝之王全斌竇

出劍門陰平道至若吳漢若岑彭若諸葛亮若桓温若劉毅朱

齡石以及劉光義皆擁舟師西指邈江扣關麾城擄邑易如拾芥耳何者皆以先得秭歸夷陵也漢昭烈襲取劉璋既北收漢中即東爭夷陵嗚呼若昭烈者可謂能知保蜀矣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禪繼世猶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也且蜀與吳楚為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在昔欲圖江南者必先奄蜀何者地勢便兵力接也秦取楚晉取吳隋取陳耀兵上游舫船載卒乘流而東曾不頓一刃折一矢而荆揚之區已望風禱氣矣苻堅伐晉亦分軍而下不幸苻融之兵先敗於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圖事後先一揆然則蜀之重也審矣自古或言蜀人嗜亂喜禍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盡

其術嗚呼何其過也吾觀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由奸雄乘隙外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與抗蓋公孫述首禍於卒正扶風人劉焉蓄奸於州牧竟陵人鍾會兆謀於降將潁川人李特奮跡於流人畧陽人程道養怨激於苛刻枹罕人劉季連計成於犄奪彭城人司馬勲出於王族蕭紀興於帝胄王謙起釁於易代太原人劉關席亂於留後王建發蹤於椎埋舞陽人孟知祥紹難於違慢邠州人唯東晉譙縱本宕渠人然縱之初起實出逼脅觀其倉皇赴江以逃則知縱本庸人初無異志劫於羣叛不能自還若述焉以下數子者則其險詭睥睨有從來矣彼見蜀之險足恃富足資趯然動心逆節萌起蓋有觀劍門之險而追笑劉禪覽兵甲

之盛而思效昭烈而蜀之人形格勢制不能不折而從之其間能截然自固恥汙於偽如青衣之不賓公孫述牂牁之不臣李特者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易者地形也難保而易變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化苟知所守則力約而功倍固固而敵畏苟知所化則器傲革為勇毅柔脆易為信順不知所守則羸氏家函谷而滅田宗國東海而亡矣不知所化則暴悍踵起於江漢奸醜接跡於洙泗矣魚復與劍閣埒嶮角壯竝為西南鎮昔有銘劍閣者獨此缺諸江出岷山行二千里合蜀眾流畢出瞿塘之口山竦而磔翠水激而奔迅天下瓌偉絕特之觀至是殫矣是宜有銘琢刻磐石以侈寡匹以厲罔極其詞

曰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歸其間險肇天設控引荆襄枕倚群越岡聯領屬崕岬巖巖洪流下瞰澎湃激湍衝瀾抗高華岱媿桀上柱天倪旁扼日轄惟所屏障則恃於峽如戶斯闕此為之闌寇來是扞兵勢攸接鏡考前古棋勢輻裂水攻陸擊巖披谷抉元甲燿爛白刃鎗齧雲舸條馳羽彘斯揭山犇猛兇壑噴蝟蜺水奸脫入孰覘旋竊虐環千里炮人於讞曾不逾時宗隕祚拔西方之人王化所達寧甘嗜亂實有攸脅豈富是怙忍上之缺惟此山川重阻複疊德守者固兵據者蹶惟此黔庶疑疑業業力制則離道懷乃協皇帝聖武恩被狝狝國有至仁九土臣妾勒銘山阿永彰宋烈

三省邊防備覽 卷十六 藝文上 十三

鵬翔曰諱字俱照全蜀藝文志校正改書側刊

入蜀記

宋陸游

月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巖絕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碛望五龍及鷓籠山嵯峩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峽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三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

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跡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廟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晚羣集於楚塞樓遍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爲郭景純注爾雅於此 八日五鼓盡解船

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圻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凋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穴通人過然陰黑峻嶮甚可畏繚山腹偃僕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第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

辛亥在三
月下紀
也非紀
也故不說

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倣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畧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碓水晶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領絕類而背脊炮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

三省邊陲備覽
日極寒巖頭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碕洞相對稍西有一峯
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
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
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班布帕首然頗白哲語音亦頗正茶則
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
以來制書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
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
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
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
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

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礪
碗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封羊灑酒千
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
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
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
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使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
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
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峨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
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
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

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
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
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
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乘輪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
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
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
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
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
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
蟆碛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昔祇

吏役鉅細悉經覩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蟆噴
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也晚泊馬肝峽口
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畧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迴轉
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濡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
垂如肝故以名峽其旁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
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
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畧如小孤山晚抵新灘
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
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銳石穿船底牢不
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聲北曰龍門

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游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水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卽倒坐旁石束盎背上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雷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且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尙書

都官員外部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一八十月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販舟賤買板木及滯雷買賣必搖沮此役否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與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晶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至魚洞門小纜表

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
幃蓋幡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
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
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記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
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
炬然月明如晝見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左奉議郎賈選子公缺通判左朝奉
郎陳瑞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
為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前即人鮮甕城中無尺寸土
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

按淮南文
集無缺字

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涂於丹陽城郭璞注云
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駘乃云
在枝江縣未詳孰是 十七日羣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
石犖礫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秬米共五千餘
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潤而輕
於上灘為便 十九日羣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
在秭歸縣之東今為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辟
太守家諱去之或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
峽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
太守劉瑄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

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
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
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卽吒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
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
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之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
大勝秭歸但并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
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廸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廸
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臨江山是
日重陰微雪天氣颼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
嘆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

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
然往往二三十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
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
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廳事之後巴東了無一
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
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
在峭壁絕高處人跡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斯謂夫
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
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
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

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
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
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
頂上峯頂上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
夏禹見神女受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幃是日天宇
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徘徊
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逆客舟自唐幽州刺史
李貽詩已云羣鳥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
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黠閭水流其中鮮
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廸

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
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
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
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解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
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
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畧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
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解此盆舊以種蓮余洗
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
燕游之地今湮沒畧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
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塘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塘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濫灑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卽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

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此陣石如故

吳船記

范成大

辛亥發恭州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溫縣蒲氏墨舊出此縣大韶死久矣其族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海涌如屋不可稍船過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水

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發舟至此始見清江涪州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號爲四人者謂華人巴人及廩君與盤瓠之種也○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鄧都縣遊仙都觀數十里至竹平宿○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百十里至萬州宿○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巖四十里至雲安軍又十餘里風作水涌泊舟宿○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午至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之六十四莖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瘦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婢子汲水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項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

川月餘方漸消散 丙辰泊夔州早遣視瞿塘水僅能漫灑灑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灑灑撒髮人云如馬尙不可下况撒髮邪是夜水忽驟漲渰及排亭及明走視灑灑則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僥倖入峽而夔人猶難之 丁巳水長未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獨灑灑之頂猶渦紋灑灑舟拂其上以過搖艣者皆汗手死心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蓋皆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據胡牀坐擡頭處任其盪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續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折也帥司遣卒執一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舊圖云灑灑大如樸瞿

塘不可觸濫瀕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此俗傳濫瀕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峽中兩崖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東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余來此水勢適平俗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滄沒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之上水寬平少浪可以犯之余之來此水未能盡漫草木但名草根齊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潤亦差遠夔峽之險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漲濫瀕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巫峽則不能却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乘水退下巫峽灘瀧稠疊湍流洄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

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九洑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峯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所謂陽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墟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疑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迂數里外船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扁掀舞不當一葉或爲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吒灘其險又過東奔接連新城下大灘曰人鮓甕 已未泊歸州

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沼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壩出峽舟至是皆相慶如更生舟師蒿工皆有犒賜

處置流民疏

原傑

為處置流民事勅諭河南南陽湖廣等處流民自驅逐之後去而復來及近處災傷逃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為處置命爾前往遍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取勘公

同各該鎮守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或編戶附籍或驅復業嚴立禁防二者之間孰得孰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宜衆以為是雖已廢之法在所當行衆以為非雖已行之事亦所當革用圖經久之計無徇目前之謀如本處衛所漫無統紀當歸之某司附近州縣或不相管攝當屬之某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聞者據實奏聞三司能幹官員悉聽爾差委分理又準戶部太子少師李賢題荆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衛所以控制之則朝廷無南顧之憂蒼生免流離之患撫安之計莫踰於此等因欽此照陝西漢中等府金州商洛等縣俱係流民新聚處所因委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取勘流民共一十二萬

三千三百七十一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名口
係山東山西江西四川並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
前項流民因原籍差糧浩繁及畏罪棄家偷生置有田土蓋有
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別無非爲事端若一概
逐遣尙恐去而復來或恐各處頑民間知地土空閒糾集趁住
不數年必益加甚合將近來逃來未置產業原籍產業尙存流
民戴廣等共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
九十二名口并平昔兇惡斷發原籍者照例遣回其本分營生
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二十七萬二
千七百五十二名口仰遵諭旨編附各州縣應當差糧嚴立禁

條用杜將來此非一時之安實爲永遠之計奈襄陽僻在一隅
離布政動經月餘一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穀城南漳鄖縣房縣
上津俱在萬山之中盜賊哨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日近則
不下五六日一旦有事若待走報三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
須就近添設府衛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措置較易今勘鄖
縣地方廣濶迨近江漢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淅川等處爲四
通八達要地盜賊出沒之所應令展築城池添設府衛控制地
方撫安軍民又據竹山里老楊郁等并承委布政等官王用呈
告竹山縣地名尹店社鄖縣南門堡洵陽白石河南縣豐陽鎮
南陽南召唐縣桐柏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穆冊趙保村汝陽楊埠

俱係大谷長山密傍江河各離縣遠非獨藏賊巢穴亦且禁捕
不前俱合添設縣治并巡檢司等踏看得尹店南門堡白石河
豐陽南召桐柏等處相應立縣馬良坪上可立堡穆冊趙保楊
埠各應添巡檢司俱令遵奉勅旨展築鄖縣城池添蓋公署工
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祈卽勅令湖廣鎮守巡撫分
委官員趁時修築庶得堅完以撫流逋以安地方千萬幸甚

創治鄖陽府記

周洪謨

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餘萬有司逐之渴疫死者過半予聞之
惻然乃著說曰昔見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僞設
松滋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僞設南雍州其後松滋遂隸

於荊州南雍遂隸於襄陽垂今千餘載靖謐如故前代處置流
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附籍而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
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何以逐爲大理丞王公軾
左都御史李廷用咸謂予說甚善疏於朝天子可其議以都御
史原子英蒞其事子英乃大會鎮守同湖陝河南中外諸大臣
議籍流民一十二萬三千餘戶因割竹山之地置竹谿割鄖津
之地置鄖西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於是卽鄖縣城置鄖陽府
以統房竹六縣薦鄖州知州吳遠以知府事又薦巡按河南監
察御史吳文博以畱守其地又置湖廣行都司鄖陽衛以爲保
障之計都指揮柴政城而塹之處置旣畢詔子英爲都御史尋

三省邊防備覽
進南京兵部尚書未之任卒於南陽文博繼之撫治有方軍民
忻戴及代奔走京師交章懇留朝廷從之特進大理寺少卿撫
治如舊文博與遠自被薦以來益併力協心撫新集如慈母之
保赤子民既安業乃當府治前爲廳爲堂爲經歷司爲照磨所
東西爲諸吏案房爲重門以及廨舍倉庫園圍靡不備具爲行
都司爲鄖陽衛所爲大理公署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爲儒學爲
城隍廟爲原公祠以祠子英百度既舉乃寓書屬記余惟流民
若流水也在順其性而導之耳使或逆之則泛濫而壅潰矣往
歲劉千斤嘯聚襄西固嘗剿之慮有效尤者乃又逐之然剿之
者未免剽及無辜而逐之者豈遂杜其不再至是皆失知於初

而逆其性者也今原公吳公爲保釐之政順其性而導之昔之
逃逋者今爲編氓矣昔之反側者今爲良善矣余故爲次之以
爲後世處置流民者法

鄖陽等處地方圖說

王以旂

夫鄖襄荆南漢商並爲重鎮本隸三省去諸會城甚遠山川聯
絡谿谷險阻廣袤數千里在昔爲逋逃淵藪羣不逞屢據倡亂
成化間朝廷勤師勦平博采羣策用圖長治久安特簡都御史
一人提督撫治其地建節鄖陽居中控制諸軍民政務悉屬治
迄今六十餘年流逋靖謐姦宄潛消智者歸功焉顧以人情事
體不盡如初彼此目爲冗員嗚呼弗思耳矣比因公往來萬山

三省邊防備覽
之中據形審勢益知建置所不容已矧今擁衛陵寢垂萬年者
不尤甚且重歟爰取各屬舊繪輿地括爲一圖其昔隸而今分
屬巡撫者仍不敢廢凡疆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道路之迂直
城池之深關堡之踈密靡不具載時用省覽禮司險掌九州
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有以也慨夫承平旣久流弊斯深
可弗申嚴防禦以求萬全是故或扼其所通或慎其所避或補
其所不足或據其所必爭詢謀僉同附註於旁尙就同志者正
焉夫彼謂冗員者未歷其地也歷其地而猶云然者嫌於所謂
人情事體有間也夫君子之於天下圖其大而巳矣涉諸虛文
瑣務者弗較也苟屑屑焉而遽舍其大則爲天下謀弗臧矣其

可乎哉其可乎哉以旂竊爲之懼僭一言併勒諸石云

三才圖會



五十年... 以... 萬... 一... 萬...

